

四幕六場話劇

灣溪河邊

(修改本)

編劇

漆薪傳^傳吳向之

呂玉堃汪自強

江西省話劇團印

PDG

人 物 表

- ✓ 张鉄生——轉业軍人。灣溪大队党支部書記，三十一岁。
- ✓ 鉄生娘——其母。五十三岁，紅軍烈属。
- ✓ 郑細全——灣溪大队大队长。支部委員。赤卫队員出身，今年五十一岁。
- ✓ 秀 妹——郑細全之女。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共青团員，二十三岁。 ?
- ✓ 秀妹娘——其母。四十七岁。
- ✓ 龙 崽——秀妹之未婚夫。三队社員，共青团員。与秀妹同年。
- ✓ 郑老爹——大队支部委員，第九生产队队长。大革命时期的赤卫队长，人們尊称老革命。六十五岁，郑家最长的一輩。
- ✓ 郑根全——富裕中农。郑細全之族兄。五十四岁，人們都叫他“老根”。
- ✓ 郑探才——解放前的少地主。四十左右。郑細全之族姪。
- 社 員——冬林、茶花、老炳、水崽、荷香等男女七八人。

第 一 幕

时 間：一九六二年，秋收后。

地 点：灣溪大队的大队部和郑家門外。

布 景：远山近水，大田連片，一条小河蜿蜒流去。大队部和郑家左右相对。队部旁有一小屋，即张鉄生家。郑家門外有顆柚子树，橫架一竿細竹，晾着两件衣服。門

前桌椅板凳，是日常歇脚之处。几板烟叶，晒在屋侧。屋后有个猪栏，仅见栏門一角。

幕 启：晚稻收获后，社員們晒谷归仓。一担担金黃的稻谷由晒谷场挑回大队部去。秀妹、茶花、荷香、龙崽、冬林、水崽、老炳等喜笑颜开，挑谷过场。大队部里有报秤声时隱时现：“一百一十七……一百另三……一百二十九……”

茶 花：秀妹姐，你看我們队今年能赶上老革命他們嘅？

秀 妹：难說，老爹他們上了五百斤嘞！

〔挑进队部去。

冬 林：水崽，我們也有五百斤吧？

水 崽：龙崽，你說呢？

龙 崽：这，也就是四百五的样子。

冬 林：看你說的，我們賭个什么？

龙 崽：誰跟你打賭。

〔边說边挑进門去。

〔郑探才挑谷上，至半道换了換肩，撒下些谷子，他一看，并不捡起，溜进門里去了。

〔同时，猪叫声。秀妹娘嘀嘀咕咕地提着泔桶由郑家出来。

秀妹娘：瘟猪，剛餵泔又餓了！一天忙到夜，还是沒个飽，唉，要有八个身子就好嘞！……（发现地下谷子）咦？（放下泔桶，在呼鸡）咯咯……（鸡羣不在）死鸡，这里有食不吃，又钻到那里去了！（急得用手去扫谷。）

〔幕后传来赶鸡声，急縮手。鉄生娘边赶鸡边扫谷上。

鉄生娘：嘎噓，嘎噓……啞啞……，这邦年青人哪，光晓得挑得多，跑得快，……（发现秀妹娘。秀妹娘早已提起

溜桶掩飾）嬌子，餵滑啊？

秀妹娘：是呀，里里外外的那里忙得完噉。

鉄生娘：（发现谷子）你看，这里又是一堆：

秀妹娘：鉄生娘，回头叫鉄生一起来吃飯，莫忘啦。

鉄生娘：怎么？秀妹子跟龙崽今天訂亲啦？

秀妹娘：哎，跟秀妹子講了好几回，她总是“还早哇，还早哇”。我說管你早不早，先訂了亲再說，以后的事就你們作主罢，这才答应哩。

鉄生娘：訂亲还作兴請客？

秀妹娘：請什么客，就我們两家，还有老革命，一起做点果吃。

鉄生娘：那我們还能不来？我就完了，馬上来邦你一起做。

秀妹娘：哎唷，真多亏你啰，謝天謝地。哎，你看见龙崽沒有？

鉄生娘：（指队部）在里头，我給你叫他来。

〔扫起谷子，进队部去。

〔秀妹娘进栏餵猪：“啰啰……”。

〔郑探才出来，走至栏边。

郑探才：老孀，你忙哪。

秀妹娘：（回出）唷，探才，是你呀？

郑探才：（怀里掏出一瓶酒）老孀，这是做姪子的一点心意，听說这酒治筋骨痛蛮灵呢。

秀妹娘：酒？（要接，又犹豫）这……

郑探才：老孀，嫌我做姪子的成分不好？

秀妹娘：不不，莫乱猜。我是說这凭白无故的怎么好……

郑探才：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收下，收下吧！

〔塞到她手里。

秀妹娘：嗨，好。（接过）那就多謝你了；进来喝碗茶噉？

郑探才：不，不啦。（下）

〔龙崽由队部出来。

龙 崽：大孀，叫我啊？

秀妹娘：看你，忙得满头大汗的，快坐下歇歇。（按他坐下）
喝碗水！（倒水，龙大口喝下。冬林出队部看见，向内招手。水崽、茶花出来，躲在树后偷看）。孩子，
主意打定了吧？今天给你们定了亲，明天就搬到大孀家来住。

龙 崽：这个，（憨笑）嗨嗨……。

秀妹娘：搬来住吧。你从小没爹没娘，单身一个，孤另另的没人照应。搬来了也省得大孀我心挂几头的。

龙 崽：嗨嗨，这个……

〔冬林等忍不住冒了出来。〕

冬 林：行啦，别这个那个啦。丈母娘待郎，是蜜蜂酿糖啊！
〔郑细全暗上。〕

水 崽：做了大队长家的招郎婿呀，好处多着哪！

郑细全：（突然）哦？有那些好处？

水 崽：啊？大队长？……

秀妹娘：小崽子，你眼红啦！（禁不住高兴地回屋去。）

〔龙崽早已溜走。队部里众人络绎出来。〕

茶 花：（向细全）大叔，过完秤啦？我们单产到底多少呀？
超了产没有啊？

秀 妹：（不满）超了，四百五十一斤半，超了一斤半；

郑细全：这也不坏嘛，你这生产队长还不知足啊！今年这么大的洪水，正是扬花抽穗的时候，招着颈子一淹；伏里又碰上大旱，能保住收成就算大跃进啦！

老 炳：是嘛。妹子，要不是你爹自己在我们三队撑着，莫说保收，我看口粮都难保啊！

秀 妹：那九队淹得比我们还凶，人家怎么打上五百斤了呢？

荷 香：九队是老革命当的家，干劲可大啦！

水 崽：我们有大队长，也不是新革命呀！

茶 花：人家人心齐，出勤高，……

冬 林：肥料也比我們多呀！

秀 妹：肥料，肥料，人家还不是家家户户往队上挑，……

郑細全：（赶紧打断）行了行啦，忙了一天，也该收工啦！把晒谷场打扫打扫，抱了西瓜也不能丢了芝麻，早点收工吧。

〔众应声陆续下场。

〔秀妹娘提一箕青菜出来，鉄生娘抢上来接菜。

鉄生娘：我来，我来，我去洗菜。

秀 妹：娘，我去。

鉄生娘：（抢过）你今天那还忙得开呀！

〔提菜下场。

秀妹娘：（看看秀妹）唷，秀妹子，今天什么日子？看你这身灰土，也不打扮打扮换件干净衣服？

〔说着就去收晒着的衣服。

秀 妹：（拍拍灰）怕什么，这不蛮好吗？

秀妹娘：去！给我换上！（塞他手里）头也梳梳，披头散发的！

秀 妹：换就换！还有这么多讲究，真是封建。

〔进屋去了。

秀妹娘：呦！（向郑）看这妹子没大没小的。我封建？……你爹爹革命的时候，我还给赤卫队做过饭哩！

〔細全正在翻晒烟叶。闻言笑了。

郑細全：那是你给我做的饭。不要瞎吹了，叫人听了笑话！

秀妹娘：给你做饭就不算哪？……（帮他翻烟叶）哎，孩子爹呀，龙崽答应搬来啦！

郑細全：哦，他自己说啦？

秀妹娘：这孩子，嘴里嗯呀啊的，我看他心里呀，乐滋滋的巴不得呐！

郑細全：哦？这就好了！这两年顾了队里，又要顾家里，真把我腰都累弯啰！

秀妹娘：是呀，龙崽一来，不就来了个薛仁贵啦！（佇手，看看屋）就是屋子窄了点。你呀，就晓得给铁生盖屋，自己家的木料，倒也盘算盘算呀！

郑細全：我早就盘算过了，就是缺几块现钱。老根说得有理呀，多种点自留地，收起的东西，那样不是钱呐。明年就有个奔头啰！

秀妹娘：今年推明年，你六〇年推到六二年，秀妹子都二十三了，还明年呢！你这个大队长呀，还不如老根有办法！

郑細全：这倒是。老根啊，看他愁头愁脑的，心里可有块天。死棋到他手里，一走就活了。你看，要不是老根，我们也收不到这么多烟叶。（摸摸烟叶）

〔幕后老根声：“队长兄弟，队长兄弟！” 摺一麻袋上。〕

秀妹娘：唷，老根回来啦！

郑根全：队长兄弟，呵，晒烟叶哪！（放下麻袋）

郑細全：老根呐，今天队里晒谷子，你怎么又赶集去啦？回头秀妹子又说是我准你的假，害我给你驮埋怨。

郑根全：咳，没法子。家里缺油少盐的，不换点另化钱不行啊。再说，你那半担柚子，再放下去也快成柚子干了。我也顺便挑去卖了。你看，饲料也带来了。你那几头猪要多喂些这个，包你日长夜大。

〔边说边解开麻袋。細全情不自禁地捞了把饲料在手里看〕

郑根全：喔，（掏出钱来）这是柚子钱，秀妹娘，你点点，还是老价钱。

秀妹娘：点什么，你老根做事还会有错呀。（话虽如此，却认

真地点錢)

秀妹娘: 老根你喝茶!

郑根全: 噯, 我自己来! (倒水喝) 队长兄弟, 你不是要买木料嗎?

郑細全: 怎么?

郑根全: 我今天看了一批, 足够盖两間屋子的了, 块块都是大料, 价錢又公道, 我給你定下了。

郑細全: 什么, 定下了? 咳, 我是想給鉄生盖間把屋子, 你看, 母子俩还挤在那間小屋里, 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这事, 我还没跟他自己說过哩。

(鉄生娘洗完菜回来, 听到一半)

秀妹娘: 他娘来了, 你問問嘛。

鉄生娘: 什么事呀?

郑細全: 就是盖屋的事呀, 你跟鉄生說了沒有?

鉄生娘: 这孩子, 回家說不上三句話又走了, 听他口气, 好象不想盖。

郑細全: 回头我跟他說吧。(猛然想起) 哎呀, 說起鉄生, 我到忘了做点黃鳊, 这孩子从小就爱吃黃鳊啊!

鉄生娘: 算啦, 他又不是客。你看你, 孩子都三十出头了, 还要你大叔給他操心, 真比我想得还周到。

郑細全: 哎, 那黃鳊是要搞啊! 秀妹娘, 把魚簍子拿来, 还来得及嘛!

郑根全: 我去吧, 秀妹子定亲, 我这个做大伯的也不能空着手来呀!

郑細全: 好, 这事你在行!

(秀妹娘拿出魚簍, 根全接过就走。)

(鉄生滿身泥污, 也提一魚簍上。)

鉄生: 大叔, 你看, 多大的黃鳊啊!

郑根全: 啊? 你……(众笑)……鉄生啊,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

样啊！现在是支部书记啦，还下河掏黄鳝啊？

铁生：支部书记也没规定不能掏黄鳝啊！

（众笑）

铁生娘：这孩子！

郑细全：来，喝口水！（倒水）我正有件事等着你哪。

铁生：什么事？

秀妹娘：铁生，你大叔为你操心哪，想给你盖间把屋子，定了批木料！

铁生：盖屋？大叔，这事不忙。

郑细全：你看你，土改分给你的好房子，你硬要让出来给队上做谷仓。现在打部队回来了，还是挤在那间破乱小屋里，你也叫我做大叔的心里过意得去啊！

铁生娘：你大叔啊，整天都挂着你的事，……

铁生：真难为大叔了。不过，盖屋的事还是算了吧。你想，我回到乡里工作没做多少，就先盖新屋，这多不好。再说，我们就是两口人，也不算太挤。娘，你说呢？

郑细全：喔，都三十出头了，你就不想成个家，还能老是母子俩？也该盘算盘算啦！

秀妹娘：这孩子，盖间把屋怕什么，这几年村里盖新屋的还少啊？

铁生：过几年再说吧，大婶。

铁生娘：（解围）这孩子就是这个犟脾气，不要算了。今天你秀妹子的好日子，快回去洗一洗，换件衣服吧！（推铁生进屋）。

铁生：（至门口）大婶，这黄鳝可要多加点作料啊！

秀妹娘：晓得了！

（铁生母子进屋）

郑根全：真怪，有木料还不想盖房子？（向郑）那怎么办呢？要退的话又是来回几十里。

秀妹娘：怪事——有錢的不想盖，想盖的又沒有錢。我要有那么多轉業錢哪，木料早就定下囉！

郑根全：哎！那你就定下吧。

郑細全：你不是說胡話，我手上那里拿得出那么多錢。

郑根全：（懂事的樣子）鉄生那笔轉業錢，不是存在你手里？

秀妹娘：噯，老根這句話說得是呀！噯？

郑細全：按說也該給秀妹子小两口盖間把屋子湊，就是……，鉄生的錢又怕用了还不起啊！

郑根全：嗨，你也太講究了，跟鉄生还分得那么清？鉄生爹当紅軍牺牲在外头，他母子俩要沒你照看着，还能活到今天？

郑細全：都是一条苦根上的人嘛，他的老婆孩子我还能不照看？紅軍一走，大家吃糠嚙菜的好容易熬到了解放，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嘅——！现在地主打倒了，革命成功了，按說也該过几天好日子啦。……話得說回来，鉄生到底不是我亲生的崽啊！

秀妹娘：你呀前怕狼后怕虎的，大不了还他，把木料定下来再說嘛。

郑根全：這話过劲！也省得我鞋底都跑穿了几双。你看，这么多烟叶子一出手，不都是錢嗎？只要有地，还怕沒錢？

郑細全：我还能跟你比呀，我这点私人田留了吃的就沒有多少卖的啦！

郑根全：光靠自留地当然不行囉，你不也在双龙口开了点荒嗎？崩把劲再开他个两亩嘛！

郑細全：双龙口？（眼睛一亮）

郑根全：是啊，双龙口！莫看那地难开，可肥着哪！有这样几亩地呀，莫說盖屋，什么事办不起啊！

秀妹娘：是嘛！老根就是比我們会划算！

郑根全：加上有龙崽这么个铁打的男子汉，再开多点也行啊！
我看定下吧，木料一到，有的是叔伯兄弟，大家一帮
不就盖起来啦。上大樑还是看我老根的！

郑细全：（抑制不住高兴）好！秀妹娘，今天杀个鸡，黄鳊我
自己来煎！

秀妹娘：这就对啦，谢天谢地！我把那小鸡公杀了，咯咯……
（呼鸡下）

郑根全：哎，煎黄鳊没有老薑可不行啊！不是我老根夸口，我
地里那点薑呀又解腥，又开胃……

郑细全：行啦，不要老王卖瓜了，快去吧！

郑根全：我说嘛，侄女订亲我老根总不能空着手来呀！
（喜笑颜开地下场）

（幕后，秀妹娘抓鸡上，好象那小鸡公在门前乱飞，
抓不着。正好龙崽上来）

秀妹娘：咯咯咯咯。……，龙崽，快帮我拦上！咯咯……（铁
生母子同上，也帮着拦，一声长鸣，小鸡公飞入郑家
门去，）嗨，跑不了啦！……（秀妹子换了件衣服出
来）

秀妹子：娘，你这是干什么？杀鸡宰羊的想大吃大喝啊？

秀妹娘：杀个鸡怕什么！又没什么菜。咯咯……（进屋去）

铁生：秀妹子，大婶杀个鸡就给扣个大帽子，你是舍不得请
我们吃吧？

龙崽：（老实人）不，她不是舍不得……

铁生：喝，还没订亲就帮上了，真是一对儿啊！

龙崽：（满脸通红）是不是……（见细全手里黄鳊）大
叔，我去！（拿了鱼簍就走）（铁郑大笑）

秀妹子：铁生哥，你就会欺侮人！爹，搞得鸡飞狗叫的，让人
看了闲话，我不干！

郑细全：又没外人，就是铁生、老爹，一起吃顿家常饭，说什

么閑話！

秀妹子：不是还有老根伯？他說他回去办菜去了。

郑細全：（一笑）你听他瞎吹，办菜！他……他是碰上門的客。

秀妹子：有老根伯，那老爹他能来嗎？他还能跟老根同桌吃飯呀！

郑細全：老根怎么样？老根又不是地主富农！我們家的事你老爹还能不来？

秀 妹：老爹会来？（郑老爹上，听见了一半）

郑老爹：我做什么不来？秀妹子，今天你可得好好請請我，有酒沒有啊？

郑細全：哈哈……你看，来，坐！坐！（让坐，递烟，倒水。鉄生娘拿了碗筷出来，边摆边与老爹招呼）

鉄生娘：老爹来啦！（凑向老爹身边）今天是秀妹子好日子，你們俩可不許见面就斗啦！

郑老爹：（爽朗地笑）哈哈……，不斗不斗，我又不是只鸡公，哈哈……

（鉄生娘回入郑家去帮廚。场上剩下老爹、細全、鉄生、秀妹子四人。）

秀 妹：老爹，今年大队的流动紅旗，我看又得归你們九队啦！

郑細全：我說老革命，你到是有些什麼門道，你說說，你是怎么打到五百斤的？

郑老爹：看你高兴的。

郑細全：为什么不高兴？一季淹了，二季捞回了全年。

郑老爹：你高兴，我可高兴不起来。你想，早稻要不是水浸掉了，今年亩产不說上千，也跨过八百啊。这一下浸掉了多少粮食呵！

秀 妹：（不滿地看看他爹）是呀！多可惜，大水冲走了几多

粮食！

郑細全：这也叫没法子，去年大堤决了口，今年又来个内涝，堤外的水位比里头还高。能保住收成就算了不起啰。你人还能瞞得过天去？

鉄生：这倒难說哩。真要把水利搞好了，今年的早稻也浸不了。晚稻也旱不着。象老爹他們一担一担的往河里挑水，磨破了多少肩膀呵！

郑老爹：咳，說來說去，还是那句老話：修个排灌站就好了。細全哪，公社李書記不說能考虑嗎，我們的水利計劃怎么还不报上去呢？

郑細全：就是拿不定主意呀。排灌站好是好，机器一开，嘩嘩的劲儿大，抽水快……

秀妹子：再低的水位都打得起来。又能机米、榨油，你看上坑那架……

郑細全：就是工程大了点。我想有台小抽水机也好，哪儿要用就往哪儿一放，还灵活点。

郑老爹：咳，灵活是灵活了，那能管得住全队四五千亩地嗎？到时候这个队要用，那个队也要用，給了誰好呢？到了还是旱涝不保，什么时候才跨上綱要呢？

秀妹子：說得是嘛。李書記号召我們明年跨上八百斤，不嶄把劲还行？爹，別犹豫了，我来管机器，我还学过哩！

郑細全：看你这性子，象年三十夜里的爆竹，一点就着。鉄生，你說呢？……

〔鉄生娘端盘灯盞果上来。〕

〔秀妹娘提着酒上。〕

鉄生娘：来来，吃秀妹子的灯盞果，趁热吃！

郑老爹：喝，年成不同了，又吃上灯盞果啦。

〔正要下箸。〕

秀妹娘：还有虎骨酒。老爹，这是专为你的。

郑老爹：虎骨酒？

秀妹娘：說是能治风湿病哩！

郑老爹：（接过看，摇了摇头）我說細全，日子过好啦？你可真捨得化錢啊。

郑細全：我？我沒买呀！

秀妹娘：探才送的，說是做侄子的一点心意。

郑老爹：郑探才？……（放下筷子）我沒福气吃！

〔鉄生也感到意外，看看細全。

郑細全：你看你，怎么能收他的酒呢？

秀妹娘：我說不收，他又說我看不起他。我想自家侄子，一瓶酒也算不了什么。

郑細全：这……（看看二人脸色不对）咳，收他的酒社員曉得了，你怎么說？給我還把他，真是老糊涂了。

秀妹娘：（看看郑，勉强把酒拿过，进屋，咀里嘀咕）一瓶酒还有这么多講究！……

〔鉄生娘将她劝进屋去。

〔龙崽剖了黃鳊回来，順手交給鉄生娘。叫了声：“老爹”。在一旁坐下。

郑細全：（打破僵局）来，来，吃果子。

郑老爹：（有气）我牙疼！

鉄生：老爹，这是秀妹子的喜果，不吃可不行啊！

郑細全：来吧，老革命！（夹了一块放他碗里）鉄生、龙崽，来来！

〔空气这才緩和下来。

郑細全：鉄生，你看我們弯溪，能搞个排灌站不？

鉄生：是呀，要想防涝抗旱，稳产高产，是得修个排灌站，这是个根本問題啊。

秀妹：爹，鉄生哥也同意了，赶快办吧！

郑細全：大家要都有这意思，那就搞嘛。这站基修在那里好

呢？

秀 妹：这可要块高一点的地方！

郑老爹：我看双龙口倒是个地方。

郑細全：什么？双龙口？（万没想到）

秀妹子：对，好地方！这站基的工程我們包了！（回头）龙崽，嗯？

龙 崽：（摸不着头脑）……

郑細全：你懂什么？也不好好想想！鯉魚头不也是块高地？……

郑老爹：那就差远啰。要灌还要排呀：鯉魚头顾得了灌，顾不了排，地势不如双龙口哇。

郑細全：（着急）这……鉄生，你說呢？（求援地）鯉魚头不也蛮好嗎？嗯？……

鉄 生：（不慌不忙）我看，要照顾全队四五千亩地，双龙口就更合适……

郑細全：啊？！……

鉄 生：你看。（以杯筷作比划）从双龙口修条渠道，东面一二三队七百亩田都能顾到；再打老樟树那里弯过来，通过王村，四五六三个队都能受益；再看这里，郑家壠不是有条现成的老沟嗎？把它挖深、加宽，西面的七个队也顾到了。靠河边修个閘，大水一来，就打这里排出去。水一过身，这条渠道还能蓄水，水旱都不怕了！站基要在双龙口，受益地多，費工又少。大叔，这么好块地方，打着灯笼都难找啊！你看！（拿出一张图紙給郑）这样行不？

郑老爹：（兴奋）啊？鉄崽，你可想得真周全，都落了实啦！

鉄 生：我不在那里掏黃鳝嗎，順便就把地形看了看。

郑細全：这……我看不行！（放下图紙）

秀妹娘：（出来一看）哎呀，尽顾說話，果子都涼啦，快吃

嘛！

郑細全：沒你的事，你忙你的去！

秀妹娘：这……（快快进屋）

秀 妹：爹，具体规划都有了，赶快报上去吧！

（郑細全：（火了）說得容易！你以为几个干部說了就算啦？

（对鉄生）这么大的工程資金在那里？队里的积累你們还不摸底？

秀妹子：各队开个会嘛，把好处講一講，十几个生产队还凑不起……

（郑細全：你妹子家乱插什么咀！

秀妹子：哎？我也是个队长嘛！我就不能說話？……

〔龙崽忙把秀妹一拉。〕

龙 崽：（低声）大叔是老經驗了，他說話还能有錯？

郑老爹：不，老經驗也得講道理啊。

鉄 生：大叔，李書記說過，只要計劃落实，資金可以給我們貸点款，問題不大。

（郑細全：問題不大？問題大得很！你看（指图），这么长一条水渠，不要挖掉几十亩田？这是扩大耕地面积呢，还是縮小耕地面积呢？还增产哩，这怎么向羣众交代呢？

〔坐立不安，煩燥踱步。〕

郑老爹：你急什么？（按他坐下，把烟袋递給他）这事我想了多少年了；后山虎背坵上，不有六十来亩嗎？还是当年紅軍种过的熟地，开出来补上，不就有多了吗？

鉄 生：是呀，我也总看着它，跟山下不相称，大叔，这紅軍地可不能丢啊！

郑細全：那叫什么地呀？山高路远，农家肥料上不去，能收几顆粮食？还不够点眼药的呢！

郑老爹：（生气）这是什么話？人勤地不懶嘛！喔，如今有了

下面的田地，就忘了紅軍開的山地啦？當年要沒有這片點眼藥的地，你能活到今天？你這象個赤衛隊員講的話嘛？

鄭細全：你發這麼大氣做什麼？

鄭老爹：還說我發氣，你說話象話嗎？

〔爭執間，鉄生娘持水酒上。〕

鉄生娘：怎麼啦？說不鬥不鬥又鬥上啦？你們倆呀，叫我說什麼好呢！來，喝酒喝酒，這是家裡做的米酒！（倒酒，向鉄生）你也不勸勸，還笑呵呵的呢！

鉄生：娘，沒事，他們倆還能真鬧翻了！大叔，老爹，來，喝酒！哎，龍崽，你自己怎麼不來呀？

龍崽：你們喝，我不會。（靦腆地躲進屋子去了）。

〔秀妹向老爹耳邊說了些什麼。老爹以手制止，叫她別說。〕

鄭細全：（喝了口酒，平了平氣）老爹，只要對集體有好处，我還有個不願意的？就算把虎背坵開出來補上。那社員羣眾的自留地怎麼辦呢？雙龍口可是自留地集中的地方，羣眾的生活總不能不照顧吧？

〔老爹向鉄生交了個眼色。鉄會意。〕

鉄生：大叔這話對，羣眾不點頭不行。我看各生產隊開個會，把問題談談透。只要社員心齊，勁頭鼓起來了，事情就好办了。大叔，你看行嗎？

鄭細全：（沒好氣）行！

〔秀妹與老爹交了個眼色。老爹把細全拉到一邊。〕

鄭老爹：細全，我這話也許不該說。你兜來兜去兜了半天，不會是為了你雙龍口開的那點荒吧？

鄭細全：（被击中要害）什麼？！你，你怎麼想的？你把我看成什麼啦？……

〔秀妹子差點笑出來，被鉄生制止。〕